

流年记

剃头

于心亮

我爸去剃头，天儿暖了，头发长，痒痒。邻居二叔开玩笑说：“人家都说正月剃头不好。”我爸说：“我才不信那些瞎话，我每年正月都剃头，我老舅照样活到96！”二叔说：“你要是正月不剃头，说不定老人能活100岁。”我爸说：“嗯，能活200岁呢！”我爸说完要走，二叔就跟上。我爸说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二叔说：“我也去剃头，不剃，老痒痒！”

理发店关着门。我爸拨打手机：“怎么关着门？不想挣钱啦？”店主说：“我忙到腊月根也没来得及给自己理个发，我现在也找地方理发。”我爸说：“你一个理发的，怎么还去别人理发店理发，你脑子有毛病吧？”二叔在一旁笑：“干理发的，怎么给自己理发，你说说？”我爸脑筋终于转过弯来，却还是嘴犟说：“他还是艺不精，要是精，就能给自己理！”

我爸要回家骑三轮去镇上剃头。二叔拦住说：“你真是爱动弹，跑那大老远？干脆我给你剃头得了。”我爸说：“你会剃？”二叔说：“干生产队那会儿，牲口受伤或是得了皮癣抹药，不都是我给剃毛吗？”我爸说：“你有家把什？”二叔说：“俺孙女买回一套来。”我爸说：“买那玩意儿干什么？”二叔说：“她不养个宠物狗吗？买套家把什好给狗剃毛！”

我爸规规矩矩坐好。二叔摆好架势，说：“你是想剃个王心刚发型，还是剃个孙道临发型？”我爸说：“我这岁数了，还发型？你看我头顶上还有毛吗？”二叔说：“毛不少呢，比我的多。”我爸说：“少废话，赶紧剃吧……你真的会剃？”二叔说：“放心吧，保准不见血！”二叔说着就要下手，试乎了好几下，却又放下家把什，然后翻箱倒柜去找老花镜。

我爸“哎哟”了几声之后，二叔不耐烦了：“你能不能别老哎哟、哎哟乱叫唤，吓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剃了，你不知道我心脏不好吗？”我爸说：“你剃的我头皮疼，我能不叫唤吗？”二叔说：“你别把自己整得跟个千金小姐似的穷娇贵，你就不会坚强一点儿？……看看吧，让你给叨叨的，我怎么感觉你的头越剃越奇怪呢？”

足足折腾了两个多钟

头，二叔总算给我爸剃好头了。他满头大汗地让我爸欣赏发型，我爸对着镜子说：“嗯，不糙，像个和尚。”二叔说：“别糟蹋我的手艺，你好好看看，简直就是年轻时候的庞学勤！”我爸说：“吹吧你，咱要是腰里别个匣子枪，分明是李向阳！……举起手来，现在我给你剃头！”二叔要跑，被我爸一把提溜回来，使劲摁在了板凳上。

二叔哭丧着脸坐着，嘴里不停地“哎哟、哎哟”叫疼。我爸得意地说：“你以为干生产队的时候，就你会给牲口剃毛啊？我也会！”二叔说：“你别说话行不行，别手一抖撇了我头皮！”我爸说：“放心吧，头皮隔心老远，死不了。”我爸不说还好，一说，二叔反倒浑身都打战了。我爸安慰二叔说：“当年我干民办老师的时候，经常给孩子剃头，你忘啦？”

我爸很快给二叔剃完了头，一脸得意地手持镜子给二叔欣赏他的剃头手艺：“好好端详端详，展现在面前的帅小伙儿，像谁？”二叔左看右看、横看竖看，似乎觉得很满意：“我感觉吧，我还真有点像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呢！”我爸撇着嘴说：“你的形象真糟蹋了我的手艺，你太高看自己啦，你像杨子荣？……哼哼，我看简直就是小炉匠么！”

正拌着嘴仗儿，二婶进门了，看见二叔，上下打量：“你让谁剃的头，狗啃似的？”二叔忙挤眼睛。二婶说：“你把眼珠子挤出来，头也像狗啃似的。”我爸难堪地咳嗽说：“他二婶啊，俺兄弟的头，是我帮着剃的。”二婶憋着笑说：“是吗？俺没戴老花镜，看不清楚，让俺戴上细瞅瞅……哟，当家的，你这头一剃，分明就是《智取威虎山》里头的少剑波嘛！”

我爸心满意足地回家去，嘴里快乐地哼着《打虎上山》。进了门，我妈打眼一瞅：“你找谁？”却又觉得这人面熟，正思忖间，我爸说：“女施主，贫僧有礼啦！”我妈这才醒过味儿来，登时噗嗤乐了：“你这个老不正经的，这是去哪儿把个头给咔嚓的？简直、简直……哈哈！”我妈笑得直不起腰来了。我爸摇摇头，觉得这些女人没见过世面，真可怕！

我的春天
隔着一层纱

刘志坚

晨起，我开窗换气，鼻子忽然一阵发痒，一连串的喷嚏随即炸开。虽然窗外春寒料峭，但我知道一定有花开了，因为不知来自何处的花粉已经飘进我的鼻腔，用难耐的痒，开启了我的春天。

二十多年前，单位组织踏青。郊外的桃花开得繁盛，像堆叠在头顶的彩云。大家蜂拥趋近，摆着各种姿势拍照。落在后面的我刚走近，鼻子就开始痒，忍不住的喷嚏冲口而出，打得天昏地暗，涕泪交加，最后连眼睛也睁不开了。只好半途折返去看医生，结果是花粉过敏。

那个春天，百花次第开放，于我则是一次又一次的“劫难”——桃花不能看，梨花也不能看，连去公园走一圈，都会让我痒到难堪。难道我注定要与春天失之交臂？这对曾在春天里摇落过杏花，攀折过桃花，品尝过梨花、槐花、玉兰花的我无疑是残忍的。

我不甘就范，决定以身冒险。于是，我的春天多了四件套——帽子、风镜、口罩、面纱。看着我的这身行头，妻子戏谑说穿戴起来像“采花大盗”。我则接茬笑言：不为采花只为赏，但愿能防一身痒。

第一次全副武装出门，选了个清晨。我把帽子压到眉梢直抵风镜，口罩贴紧鼻梁，再把用妻子藕荷色丝巾改制的面纱垂下来遮住面部颈部，向目标——小公园的玉兰树“挺进”。

走到离玉兰树十多米的地方，我停住了。这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：保持距离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隔着面纱望过去，玉兰花果然开了，白的，紫的，像一群小鸟蹲在枝头。有风拂过，淡淡香气隔着口罩隐约可闻，分寸正好。

正看着，邻居李哥牵着丑萌的沙皮犬走过来，打量了半天才认出我，笑道：“你这是啥打扮？准备作妖？”我闷闷地回答：“作啥妖？赏花！”看他狐疑的样子，我又丢出两个字：“过敏。”他这才了然，牵狗离去。走了两步回过头，冲我喊：“小心点，别让保安把你当可疑分子抓了！”我站在原地，哭笑不得。

如此赏花久了，我摸索出了一些门道。比如，露水未干的时候，花粉飘不起来，可以解除风镜的“武装”。雨后，花粉被雨水清洗，可以撩起薄纱“盖头”来。而风和日丽的午后，则是花粉的主场，我得躲在室内隔窗相望。赏花的位置一定要站在上风头，如果傻兮兮地杵在下风头，花粉一定会攻破我的“四件套”，让我狠狠地痒。

全副武装赏花多年，我居然看出了别样的风景——隔着面纱看花，有一种“月朦胧鸟朦胧”的梦幻感。尽管看不清晰花朵的纹理，嗅不真切花朵的香馥，但一层纱的距离感，使得一朵朵、一枝枝、一簇簇的花，变成了一片颜色、一团光影，进而形成了一种气息，一种独属于我的春天的气息。

我别样的赏花装扮，曾被小朋友当成拍电影的，被老太太看成西洋景儿，但在告知实情后，大家都被我亲近春天的热情打动，纷纷拿起相机，把我摄入了镜头。

也许，春天本来就是隔着什么的吧。小时候不过敏，春天直接扑入眼，但过目就忘。后来，春天隔着一层纱，我反倒看得更久，记得更真切。因为不敢靠近，所以学会远观；因为不能把玩，所以更懂欣赏。

我站在那儿，隔着那层纱，安安静静地，把我的春天看完。

诗歌港

故乡的蜀葵

胡国葵

一
海风拂动着
漫山遍野的蜀葵
掠走我目光的飞鸟
重新让蜀葵花的灯盏
于梦里点亮

在晚霞的浮光里
野花野草蓬勃而温暖
但此刻
沉沉的暮霭中
我要面向故乡
深深地俯首告别

轻轻倚着不眠的月光
我醒着
思忖着给故乡写去长信
信里我要告诉它
因为山野间的那片蜀葵
我自己长出了根系

我还要告诉它
当偶然见到
开在别处的一片蜀葵
我已经泪流满面

二
最远的旅行
是从自己的身体
抵达自己的心灵

相逢与告别
像流云的弧线
一次次明澈于胸

越来越清晰的路
是家的方向
行走或者遥望
都会让思念浓重

芥豆之微的我
是那株生长在山海间的蜀葵
在季节又换了名字的那刻
举杯迎风